



「高中组书系」

归鸿书

蓬莱客

著

Gui
Hong
Shu



结婚五年，他决定不计前嫌
而她竟视他如敝屣

他暗暗决定：等彻底征服这个女人
再把她噎着就是了

他/出身尊贵/却不是她能依靠的良人
她/是新派女建筑师/却背负与人私奔，背叛丈夫的污名

“萧德音，像你这种女人，我多看一眼都觉得烦！”

她不明白：“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放我自由？”
他却说：“我发誓，对所爱至死不渝。”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归鸿书

Gui
Hong
Shu

蓬莱客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归鸿书 / 蓬莱客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500-2308-6

I. ①归… II. ①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7102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I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名 归鸿书
作者 蓬莱客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责任编辑 苏双鸽
特约策划 调调小狸
特约编辑 眸眸
封面设计 袁芳 刘春瑶
版式设计 黄贝贝
封面绘制 南宫阁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331千字
版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308-6
定价 35.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2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缘起	001
第二章 囚居	022
第三章 归家	055
第四章 成名	080
第五章 日常	104
第六章 冲突	124
第七章 分道	155
第八章 独居	177
第九章 破冰	205
第十章 告白	232



第一章

缘起

萧梦鸿是建筑师，更准确地说，是未来的建筑师。

女人兼学理性土木和感性建筑的本就不多见，偏偏她仿佛天生就吃这口饭，才华横溢，大学时力压群雄，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拿到全额奖学金顺利进入麻省理工攻读建筑，再次以优秀成绩毕业后，在极负盛名的美国SOM建筑设计事务所谋得了一席之地。

就在她雄心万丈，准备正式进入这个西装裤的世界创一番事业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因为连续加班几个昼夜，身体一向没什么不良征兆的她，只不过趴在办公桌上眯了一会儿，竟然就再也没有醒来。

她被同事发现送进医院时，已经晚了。

医生宣告她已死亡，死于突发性心脏病。

消息传开，所有认识她的人，包括导师、朋友、同事，都惋惜不已。

一个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年轻建筑师就这么没了。

但是萧梦鸿自己却什么感觉都没有，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

在她再次睁开眼睛之前，她又一次陷入了那个古怪而熟悉的梦境里。

从小时候起，她的梦里就时常会出现一个小女孩。

那个女孩名叫萧德音，据她对梦境里人物的穿着打扮和周围环境观察，判断出萧德音应该生活于类似百年之前那个世界里。

在梦里，她看着那个冰雪聪明女孩读书、画画、写字，向慈爱的母亲撒娇，天真烂漫。

第一次出现这个梦时，萧梦鸿还不以为意。

后来，每隔一段时间，这个梦就会继续不同的片段。

而且很奇怪，随着她的年龄增长，梦里那个名叫萧德音的女孩仿佛也随她一起长大。

萧梦鸿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是寄养在亲戚家长大的。在一开始的惊诧过后，她不知不觉早已把梦里那个陪自己一起长大的百年前的女孩视为最亲近的人。哪怕在梦里，自己永远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她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有时候，萧梦鸿会有一种感觉，仿佛那个女孩就是另一个世界里的自己。

那个世界里，她像个公主一样被呵护长大，尽管她在现实里只是个孤女。

就这样，这些年，萧梦鸿目睹了梦中的女孩长成花朵一样娇嫩动人的少女，在十八岁成人礼后，获得了一桩非常好的婚姻，嫁为人妇。

萧梦鸿为梦里那个女孩得到的幸福而高兴，就好像自己得到了现实里并不存在的圆满人生一样。

但是很奇怪，在梦到那个女孩结婚后，到现在为止，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停止做这个梦了。

萧梦鸿感到挺遗憾的，甚至刚开始有段时间，还有点不习惯，就好像生活里突然少了什么。后来因为学习工作太忙碌，精力几乎完全被占掉，她只是偶尔还会想起陪伴自己长大的那个奇妙梦境，想着如果梦里的一切是真的，那个女孩现在应该在干什么。

就这样一直到几天之前，有一天晚上，她睡着后，再次梦到了那个女孩。

但是梦里女孩的境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模模糊糊的，萧梦鸿梦见那个女孩的幸福似乎陷入了一团糟，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她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萧梦鸿当时很快醒了过来，为梦里的情景感到惴惴不安。就仿佛一切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她努力想再睡着，再继续那个梦，但失败了。

即便她睡着了，梦境也成了一片空白。

接下来几天，因为熬夜加班，她连睡眠都取消了，更不会梦到那个女孩。

然后，就是现在的一切。

萧梦鸿觉得自己头很疼，仿佛在什么地方撞了一下，还有一股温温热热的液体沿着她的脸颊慢慢地流了下来。

她极力地想睁开眼睛，眼睛却仿佛被黏住了，用尽力气，才终于勉强睁开了一道缝。

透过遮盖住眼睛的一绺乱发中间的缝隙，萧梦鸿模模糊糊看到对面有两个身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萧梦鸿之前没见过这两个人。

男的二十多岁的样子，长相斯文，身穿民国时代常见的那种灰布长袍，带了点艺术家的气质。

边上那个女的更年轻，剪着平耳的短发，一副女学生的打扮，相貌清纯。

两人都是惊慌失措的样子。

“怎么办白秋？她头流血了！会不会就这么死掉？”

女学生面色苍白，死死攥住边上那个男人的胳膊，盯着地上的萧梦鸿，眼睛里露出惊慌之色。

那个被唤作“白秋”的年轻男人，此刻神色比这女的也好不了多少。他壮着胆子来到萧梦鸿边上，用颤抖的手探了下她的鼻息，可能是太过紧张的缘故，竟然没感觉到萧梦鸿微弱的呼吸。

他整个人仿佛被针刺了一下，猛地后退了几步，脸色煞白。

“不好了！我们快走！”

女学生以为萧梦鸿死了，顿时面如土色，两人匆匆忙忙地胡乱收拾了些东西，转身就要跑。

跑了几步，男的忽然迟疑了下，停下脚步，转身看着还倒在地上的萧梦鸿。

“还不趁天黑快走！你还舍不得她？被人看到的话，我们都要完蛋了！”

女学生跑到门口，发现男的没跟上来，低声催促。

男的面露痛悔之色，冲着地上的萧梦鸿颤声道：“德音，对不起，我以前是真的爱你，但我现在不敢爱了，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刚才我也不是故意推你的，是你手拿刀和我同归于尽……你在天之灵若有知，求你原谅我吧！”

泪光在他眼中闪现，他猛地转过头离去。到了门口，他轻轻打开门，探出头张望了下，见门外走廊上空无一人，两人急忙离开。

萧梦鸿一直迷迷糊糊地躺在地上，不知道过了多久，意识终于清晰了起来。

她的头还疼得要命，脸、脖子都黏糊糊的，能闻到一股血的味道。

她呻吟了一声，挣扎着坐了起来，靠在墙边，睁开了眼睛。

这里似乎是个阁楼，狭窄而阴暗，布置也凌乱而简陋：墙角摆着一张木板床，靠门口处杂乱地堆着些锅碗瓢盆。开了扇窗户的那面墙上挂了七八幅画，有素描、水彩，但大部分是油画。窗前原本有个画架，但可能刚才发生过推搡或者打斗，架子现在翻倒在地，旁边掉了把菜刀，桌上的颜料也泼洒在了原本被钉在画架上的那幅油画上。

画上是那个短发女孩的裸体肖像，但还没完成。看相貌分明是刚才和那个叫白秋

男人一道匆忙离开的女学生。

萧梦鸿打量完房间，依然无力地靠坐在墙边，闭了闭眼，抬手扶额时，看到自己的手腕内侧，吃了一惊。

她的手腕上，有一道被刀片割过的还没痊愈的痕迹。

并且，这只手也根本不是自己原来的手！

从前在美国求学时，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兼职打工，根本不可能保养出这么漂亮的手：白皙而柔嫩，找不出半点疤痕，手指纤长，蓄着精心染过蔻丹的指甲，并且，无名指指根因刚脱了长年戴的戒指，留有一道淡淡的痕迹。

萧梦鸿盯着这只手看了几秒，迅速低头又看了眼自己身上的衣服。时令是冬，她穿了条颇有年代感的浅紫色印花夹缎旗袍，外罩呢子外套，脚上原本是双高跟鞋，但现在只剩一只，剩下的那只……

她看到了，就掉在倾倒在地的那个画架边上。

联想到刚才仓皇离去的一男一女，萧梦鸿心里忽然模模糊糊冒出来一个念头，但觉得太过匪夷所思了。

她扶着墙，慢慢从地上坐了起来，走到挂在门边洗脸架上的一面小圆镜前，鼓足勇气看了一眼。

镜子里映现出一张萧梦鸿熟悉的脸。

却不是她自己原来的那张脸。

她看到了她在梦里见过的萧德音！

双眉细长，形如柳叶弯弯，琼鼻樱唇，肤色玉曜，一双眼睛尤其漂亮。

萧梦鸿一直就知道，梦里那个叫萧德音的女子长了一双非常美丽的眼睛。目若含情，睫毛长而卷曲，眼角微微上翘，当她笑时，眼里的水光流转若含秋波，没有人能挪得开视线。

萧梦鸿定定地望着镜子里的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美丽脸庞，心脏剧烈地跳动着。

“砰！砰！砰！”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粗暴的拍门声。

萧梦鸿回过神来，扭头。

“姓丁的！开门！你欠两个月的房租了，到底啥辰光给我？”

操上海口音的中年女人的声音传了进来。

萧梦鸿屏住呼吸。

“我知道你在里头！你当躲就躲得过去了？再不给老娘房租，老娘叫人把你抓去黄浦码头做工还钱！”

萧梦鸿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门外那个女人又骂了几句，见里头没动静，“咚咚咚”一阵脚步声响起，终于走了。

萧梦鸿慢慢吐出一口气，无力地坐在了边上的一条旧凳子上，发起了呆。

操着上海口音的女房东、黄浦江码头……

看起来，这里应该是上海。

萧德音的娘家在北平，夫家顾家也在北平。她怎么会只身来到了上海？

她回忆刚才的一幕，又联想到几天前自己做的那个梦，如果没猜错的话，片刻前那个叫白秋画家应该就是和萧德音发生过感情纠葛的男人。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人现在有了裂痕，白秋到了上海，身边有了别的女人，而萧德音……

萧梦鸿看了眼自己左手腕上的那道割痕和地上的行李箱。

应该是萧德音追着这个人到了上海，找到这里，然后双方发生冲突，这才有了自己刚苏醒时发生的事。

但是，萧德音母家本有名望，夫家更是地位煊赫，而她的丈夫……

萧梦鸿努力回忆四五年前曾做过的那个关于萧德音结婚的梦。

梦里她没看清萧德音丈夫的脸，只依稀记得看到的那个背影。

婚礼是西式的，在教堂里举行，新郎背影英挺而伟岸，与身穿洁白婚纱的萧德音并肩站在一起时，宛如一对璧人。

在外人眼中，萧德音的人生拥有了一切，堪称完美。结婚后的这四五年时间里，在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了今天这样的一幕？

更令萧梦鸿难以接受的，还是自己突然就成了萧德音的这个事实。

她代替梦里的那个女子，来到了这个原本不属于她的世界，往后她该何去何从？

萧梦鸿忍住涌上心头的烦乱，朝放在墙角的那只行李箱走去。

箱子上了把小锁。

萧梦鸿捡起地上那个很精美的小手提袋，从里头找出一把钥匙，开了箱子。

箱子确实是萧德音的。除了几件衣裳和简单的洗漱梳妆物件外，还有个手掌大的首饰盒。

萧梦鸿打开了首饰盒。

盒子里有些珠宝，最底层还压了一些钞票。

看起来，萧德音是准备好了才出来的。

萧梦鸿把东西放了回去，继续发了一会儿的呆。

天渐渐暗了下来，快黑了。

萧梦鸿的头还是抽痛。虽然伤口已经不流血了，但是摸一摸，手心依然沾血。

想起刚才照镜子时看到自己脖颈和脸颊都染了血，萧梦鸿决定先擦洗干净，出去找个西医诊所包扎一下伤口，然后找地方先将今晚对付过去。

至于以后，到底是回顾家，还是干脆趁机隐姓埋名地找个地方落脚，彻底和萧德音的从前脱离关系，她一时还没想好，现在没法决定。

萧梦鸿找到随身的一块手帕，回到那面小镜子前，沾着冰冷的水，擦拭脸上和脖颈上的血污。

她身上的外套也沾了血。

萧梦鸿脱掉脏了的外套，从行李箱里另拿了件衣服换上，捡起掉落在地上的帽子，带着箱子便出了房间。下楼梯的时候，迎面遇到了个烫着头发、身穿旗袍的胖女人。

胖女人手里拿了串叮当作响的钥匙，满脸怒气。

萧梦鸿立刻想到刚才拍门找丁白秋要房租的女房东。

这个女人应该就是刚才那个女房东了，想必这会儿拿来了钥匙要去开门。

楼梯狭窄，胖女人一个人就占了大半的空间，看到萧梦鸿从楼梯上下来，停下了脚步，狐疑地盯着她。

萧梦鸿若无其事地侧身从她边上走了下去。

胖女人扭头看了她背影一眼，大约是急着要开门，也没再管她，自己“噔噔”地继续上楼而去。

萧梦鸿从丁白秋租住的筒楼里出来，站在了外面。这个地方应该属于贫民区，房子陈旧破烂，弄堂狭窄阴暗。天空中雪花纷纷扬扬，地上已积了层薄薄的雪，掩盖住了许多的肮脏和凌乱。

一阵寒风迎面吹来，有些冷。她紧了紧大衣。

她的打扮出现在这种地方，非常显眼。边上住房里的一个女人正在门口扯着嗓子喊小伢儿回家吃晚饭，看到萧梦鸿，两只眼睛便盯着她看。

萧梦鸿搓了搓冻得有点僵硬的手，踩着已被践踏成黑灰色的湿漉漉的积雪，沿弄堂快步离开。她在街头找了许多，最后终于找到一间西医诊所，进去简单处理了下伤口。

她出来时，天已经黑透了。

想到旧上海入夜后的治安，萧梦鸿不敢在街上多停留，更不敢住刚才在路边看到的那种写着什么“环球旅社”、门口有着花枝招展的站街女的小旅馆。方才她向医生打听，得知再过去几条街有个比较大的东方旅馆，价格高些，出入的人也正派。她戴上

帽子出来拦了辆黄包车，找到东方旅馆后顺利入住。

房间在三楼，还算干净。隔壁似乎住了一对带着小孩的妻子，因为隔音不好，萧梦鸿不时能听到女人厉声呵斥小孩调皮，过了一会儿，又传来夫妻吵架的声音，有点吵。

但这样的人间烟火气，反而让萧梦鸿感到安心了不少。之前一直空落落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慢慢平静了。

之前应该有一段时间，萧德音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现在头又受了伤，找到住的地方，暂时算是安定下来，萧梦鸿便感到整个人疲倦而无力。

晚饭没吃，她也没觉得饿，牢牢反锁了门，和衣上床躺下。

她人疲倦不堪了，但脑子很乱，加上隔壁不断传来各种吵闹声，一时也睡不着，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着突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匪夷所思的一切，又想着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大约快十点，隔壁终于彻底安静了下来。萧梦鸿也闭上了眼睛。

忽然，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是“砰砰”的拍门声。

萧梦鸿猛地睁开眼睛，心跳加速。

“德音！德音！”

是男人的声音。

萧梦鸿从床上慢慢地坐了起来。

“德音！快开门！是我！大哥！我知道你在里头！”

萧德音有个长兄，名叫萧成麟，在政府内务部任职。半个月前，顾家把以绝食作为反抗的萧德音送回了娘家。萧德音的父亲、立法名誉委员萧景月嫌女儿败坏门风丢了自己的脸面，打了她一巴掌就将她软禁了。萧太太和嫂子金玉凤轮流看着她，劝尽了好话，让她放弃离婚的念头。没想到一周前，萧德音在卧室里打碎了梳妆镜割脉自杀，幸好发现得早，没什么大碍。但是人晕了过去。

萧德音的公公，现任司法部总长顾彦宗很快有望升任国务总理，萧家怕消息传出去又是个丑闻，到时顾家恐怕更愤怒，所以没敢送她去医院，叫了个熟悉的医生来家里看了下。

之后几天，萧德音一直病恹恹的，大部分时间都躺着昏睡，也没再闹着要离婚，萧家人便放松了警惕。没想到，当晚萧德音便趁着看守自己的老妈子睡着了竟然逃走了。萧家发现后，大乱，立刻封锁了消息，严令下人一个字也不许透漏出去。萧成麟和父亲萧景月商量，推测她应该去了上海，自己当即就追了过来，找了两天，一直没有她的下落。今天终于找到了丁白秋任职的那间画室，打听到他的住处，追了过去，却发现丁白

秋人已经跑了，那个女房东见他问丁白秋，还扯着他管他要房租，被他给喝住，向她描述了萧德音的样子，问她有没见到过。

从女房东口中得知妹妹真的来过这里，萧成麟又是愤怒，又是懊丧，撇下女房东继续四处寻找。毫无头绪之时，刚才在旅馆里忽然接到个电话，有人让他到这家东方旅馆来找，对方说完就挂了电话。

萧成麟也来不及问对方是什么人，恨不得立刻把妹妹带回去才好，当即赶了过来，照着电话里给的房间号找了上来。

拍门声还在继续。

萧梦鸿知道躲不过去了，定了定心神，下床走过去，开了门。

门外站着个三十岁左右、穿条纹西装、大背头、戴金丝边眼镜的男人。

萧成麟看到萧梦鸿，终于松了口气，随即冲进房间，似在找人。他见没有旁人，这才扭头沉着脸问：“丁白秋呢？他跑哪儿去了？”

萧梦鸿站在边上，一言不发。

萧成麟这才留意到萧梦鸿的额头包了起来，走到她面前：“你头受伤了？怎么回事？”

萧梦鸿沉默。

萧成麟哼了声。

“是被丁白秋打的吧？打得好，正好让你也知道丁白秋那个贱种的真面目！”

萧梦鸿继续沉默。

萧成麟顿了一下，语气缓和了点。

“德音，该说的话，妈和你嫂子都已经给你说尽了。你闹成今天这样，不只丢顾家人的脸，也害我们萧家人出去脸上无光。我也没什么好和你说的了，赶紧跟我回去吧！你也别做梦想什么离婚了！顾家丢不起这个脸，我们萧家也一样！”

萧成麟说完，走过去提起萧梦鸿的行李箱就走了出去。

门外同来的一个随从进来，对着萧梦鸿恭敬地道：“二小姐，请跟我走吧。”

萧梦鸿没有反抗。反抗也没用，她知道。

她没有想到的是，萧家人这么快就找了过来。

尽管她非常不愿意就这么回去，但她现在就是萧德音。既然被萧德音的兄长找到了，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跟他先回去了。

萧成麟带着萧梦鸿离开旅馆，当晚便赶到了火车站，上了最后一班去往北平的夜车。

他找到车长说了自己的身份，表示要一个包厢。

车长毕恭毕敬地鞠躬赔罪，说包厢没剩了，最后一个，恰好刚被一个客人给要走。萧成麟从西装内兜里拿出皮夹子。

“去，把钱给他！叫他让出来！”

车长面露为难之色。见萧成麟盛气凌人，不停催促，只好接过钱，说自己去试试。过了一会儿，车长面带笑容地跑了回来。

“萧公子，里头那位客人答应了，让你们过去。”他随即报上了包厢号。

萧成麟扭头示意随从带着妹妹跟上自己，一行三人往包厢走去，到了门口，推开包厢的门，他的脸色顿时变了。

包厢里头坐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男人，身穿军部制服，脚上一双皮靴擦得锃亮，看不到半点的灰尘。包厢角落有个很大的袋子，袋子口扎着，里头装的似乎是什么活物，正在不停地扭动，发出古怪的含混不清的声音，但这男人一直低着头翻手里当天的晚报，表情淡漠，似乎根本没留意到口袋里的动静。

萧成麟推开包厢门的时候，他抬起头，目光扫了过来。

“长钧！怎么是你！不是说你还在中央航校吗？”

短暂的愣怔过后，萧成麟反应过来，脸上立刻露出笑容，亲热地叫了他一声。

这个年轻男人，就是他的妹夫，司法总长顾彦宗的儿子顾长钧，空军少校，在家排行第四，人称顾四公子。

毫无防备地突然在这个包厢里遇到自己的妹夫——此刻萧成麟最不愿意见到的人。口中和顾长钧亲热寒暄着，他心里却未免慌乱起来。

自己之所以放下北平的一切追妹妹到上海要把她连夜带回去，就是唯恐时间长了，这事会被顾家人知道，想着尽快把她弄回去死死看住了，自己妹妹制造的这又一个丑闻也就被隐瞒了过去。

他怎么也没想到，他一直以为应该还在中央航校的顾长钧竟然从天而降般出现在面前。

萧成麟想让手下把萧德音赶紧带走，趁着没被妹夫发现前，但回过头时，发现迟了。妹妹已经出现在了包厢门口。

萧梦鸿听到萧成麟说的话，意识到情况有点不对时，人已经被那个随从押了过来。她停在包厢门口，被动地对上对面男人扫向自己的目光，心里也随之明白了。

里头这个身穿军部制服的年轻男人，应该就是萧德音的丈夫了。

与她从前经由梦境的惊鸿一瞥而留下的印象一样，面前的这个男人面容英俊，身

体笔直，身上带着他所从事职业的特有的那种挺拔英伟气质。

但是除此，这个男人从头到脚，还散发出了显而易见的冷淡和凉薄的气息。

他生就了一双狭长的双目，眼尾线条微微上挑，完美呼应了两道剑眉。

这样一双眼，如果生在女子脸上，当明眸善睐，摄取人心，但长在他的脸上，配上过于挺的鼻、略薄的双唇，难免就令人生出怯于亲近的一种阴柔凉薄之感。

这种凉薄，凭了萧梦鸿的第一感，出自这个人的骨血深处。

他应该一向就是如此，而非仅仅是因为此刻遇到了她，这个他显然十分厌恶的妻子。

萧梦鸿刚和顾长钧短暂对视了一眼，立刻就垂下眸子，视线落在地面。

或许，就是因为丈夫身上的这种冷淡和凉薄，才会令萧德音无法在婚姻里得到想要的，继而做出原本不该做的那些事吧？

垂下眸子的时候，她下意识地这样想。

顾长钧收回扫向妻子的目光，转而看向还若无其事地和自己寒暄的大舅子，依然坐在座椅里，纹丝不动，只略微扯了扯嘴角，算是对大舅子方才那一番热情寒暄的回应。

“我和德音……”

萧成麟此时也没心情计较来自妹夫的无礼和傲慢，回头看了妹妹一眼，心里迅速转动着念头，想着如何迅速圆场才能解释自己妹妹这会儿会出现在火车上的事实。

“长钧，看到德音有点惊讶吧？”

萧成麟很快地打了个哈哈：“她前些天一直在家里，爹娘怕她闷，正好我来上海，也不是办什么正事儿，顺便就带了德音来散散心，正准备回北平呢。怎么这么巧你也在？什么时候离了航校的啊？”

空军从陆军部独立出来正式建制还没几年，航校更是如此。顾长钧是经过层层选拔后首批赴美留学的飞行员之一，当时他才十七岁，三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不久就奉父母之命和有婚约的萧德音结婚。婚后他也没经常留在北平，时常外出执行任务。尤其是三年前中央航校成立后，他一年里至少有一半时间都不在家。

最近这两个月，因为空军部正在筹备建立航校分校，萧成麟听说他人都在航校那边，却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了个正着。

“前几天刚回的。”

顾长钧终于从座椅上站了起来，笑了笑，视线再次扫向萧梦鸿。

萧梦鸿还戴着帽子，以遮掩包裹伤处的纱布，但还是有一截纱布露在帽檐外。

顾长钧盯着露出来的纱布。

“德音，”他忽然叫妻子的名，声音竟异常柔和。

“你们不是要包厢吗？进来吧。我不但可以把包厢让给你和你哥哥，我还要送你一件礼物。”

萧梦鸿抬头迅速瞟了他一眼。

他的嘴角微微上翘，眼睛里也含着浅浅的笑意。

如果不是知道他和萧德音的实际关系，就在这一刻，萧梦鸿差点会觉得他其实是个很好的丈夫。

在他含笑目光的注视下，萧梦鸿觉得自己两条胳膊凉飕飕的，起了一片细细的鸡皮疙瘩，极力忍住了才没去揉。

放在包厢角落的那只大袋子，原本刚才已经停止了蠕动。但是此刻，里头那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忽然又动了起来，重新发出奇怪的含混不清的沉闷声音。

萧梦鸿看了一眼袋子，心里忽然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长钧，这里头装的是什么？”

萧成麟也注意到了袋子，搭讪着问。

顾长钧微微一笑，走到了袋子前。

他脚上皮靴的后跟在包厢的地板上发出橐橐的落地之声。

他蹲了下去，开始解捆住袋子口的那根绳子，然后抽掉绳子，提起口袋抖了抖，只见一个五花大绑、嘴里塞满破布的男人就从口袋里滚了出来。

萧梦鸿一呆。

萧成麟脸色更是突变。

“丁白秋！”

他瞪大眼睛，失声叫了起来。

这男子正是丁白秋。

丁白秋是个画家，颇有才华。

但怀才而不遇，自古以来就是才子的魔咒。

丁白秋也逃不出这个魔咒。

他是三年来北平的。原本他雄心万丈，想要在北平一鸣惊人，扬名立万。屡屡受挫之后，他无奈受雇于一间著名的画廊，给人捉刀画画。虽不至于三餐不继，但对于丁白秋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耻辱和失败。

画廊里出入的客人，非富则贵。

丁白秋就是在画廊里认识萧德音的。

两人相识于一年之前。

他给萧德音画了一幅非常完美的肖像油画。

萧德音本身也工于绘画，但只学传统国画。接触画室后，她渐渐对西方油画起了兴趣，一是因兴致，二来，也是为了打发时间。丁白秋成了她的老师，两人渐渐熟悉起来。

丁白秋自然知道萧德音。

顾家的儿媳妇，年轻貌美、北平文化圈里著名的才女。

他很快迷恋上了这个地位高贵的少妇。在两人渐渐熟悉的过程中，得知萧德音的丈夫时常不在北平，夫妻俩聚少离多，而萧德音显然闺中寂寞之后，他便意识到自己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得到这个原本他只能仰望的女子。

他幻想着自己能抚慰她的闺中寂寞，而这个美丽的高贵少妇也能成为自己的红颜知己。

怀才不遇的穷困艺术家遇上了沙龙里懂得欣赏艺术并且富有同情心的美丽寂寞贵妇，两人继而结下情缘，百年之后，当年的穷困艺术家功名成就，而后人在追忆录里提及这段情缘时，也就成了一段佳话。

这种来自西方世界的关于艺术家生平轶事的风流桥段，他非常熟悉，并且在内心深处，也不是没有暗暗期盼过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虽然知道这是在玩火，但丁白秋还是抑制不住内心那种热烈蓬勃的渴盼和倾慕，开始想方设法暗中追求她。

萧德音很快就坠入了情网。

她是一个敏感而感情丰富的女子，许多文学艺术方面的才女大抵都是如此。

在结婚之前，她期待自己未来的丈夫应当与她志趣相投，心有灵犀，二人晨起观花，日落赏月。

但遵照父母之命结婚后，她发现丈夫顾长钧显然不是这样的人。

虽然他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在外人面前，举手投足间也充满绅士风度，被社交圈戏称为穿军装的绅士。但萧德音很快就知道，这一切不过是表象。

顾长钧并不像他外在表现出来的那样，是个真正的绅士。

绅士大约只是他的习惯表象而已。

真正的他生性冷漠，沉默寡言。娶了萧德音这么一个美丽的妻子，即便是在新婚时，他仿佛也没表现出过多的热情。他对她的世界不大过问，也不怎么关心，总是忙碌于他自己的事。即便婚后第二年她怀了孕，后来不慎摔了一跤落了胎，他回来也只是安慰了下她而已，并没有过多的柔情。

萧德音内心的失望可想而知。

后来，夫妻经常连着两三个月不得见面也不足为奇。结婚几年之后，有时候面对

突然归家的丈夫，萧德音甚至会感到对方如同一个熟悉了彼此身体的陌生人。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她遇到了丁白秋。很快发现，自己和这个年轻的画家竟然如此谈得来。

他知道她想什么，懂她的一切。他温柔而体贴，浪漫而多情。

就像一片干涸了许久的心田，忽然遇到天降的甘霖。

她无法抑制地爱上了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

一切都顺理成章起来，他们开始频频私会，陷入了热恋。

和北平富贵圈里不少表面看似风光，实则手头并不宽裕的大家族的少妇不同，萧德音不缺钱。

在她的暗中资助下，很快，丁白秋就开了自己的画室。除此，萧德音利用自己在北平文化圈的名气，也成功地将丁白秋介绍了进去。

丁白秋本身确实有才，现在打通门路，名气很快就响亮了。他的事业开始有起色，他朝他的理想迈进了一个大步。

但是丁白秋渐渐也开始感到不满足。

在他的设想里，灵与肉的结合才是艺术家和贵妇人的相处模式。

但是萧德音却和他一开始的想法有点不一样。

萧家书香门第，祖父及曾祖都是前朝有名的官员。到了现在，萧家家主、萧德音的父亲也依然崇儒，反对西化。

萧德音虽然堕入了他织就的情网，但在正统教育下长大的她，从本质上说，依然很保守。

她拒绝了他给她画人体肖像的请求，在他求欢时，更是表示她的内心其实对自己的现状感到非常不安。

她说自己爱他，想和他共度一生，所以现在更不能轻易就和他发生关系。

她想在自己离婚，和丁白秋正式结成夫妻后，再把完整的自己完全地奉献给他。

丁白秋对此虽然感到失望，但也无可奈何，打算耐着性子慢慢来。总有一天，他能把这个美丽的贵妇人给彻底弄到手。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渐渐脱离了他的控制。

原本他以为，萧德音说要离婚和他结婚，不过是想想而已。毕竟，以她的家世，无论是娘家还是夫家，都绝不可能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起先他也没在意。

他没想到的是，萧德音竟然来真的。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半年之后，两人交往的传言渐渐开始在社交圈传播。有一天，